

抱經堂文集

七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冒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閒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効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

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

黜陟故屬員競致賂遺於公是時直隸巡撫卽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蹕事

聖祖不深譴

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卽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効力五十二年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召然未自陳吏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寧夏地處邊土子試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

中一名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
獄兼驛傳案叢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
也五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授雲南巡撫值
西藏用兵大師取道雲南畱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
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還倍加
優卹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
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
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

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均丁於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澳地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王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詘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 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入 觀雍正三年加

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
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旣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菲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
矣令摺奏如初大理府洱海濱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
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
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
司江芭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日士民洶洶數萬人集門外綱雖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卽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遽歸畱滇七年唯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尙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
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
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
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
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
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
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
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無悶樂則
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
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

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
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
分主敎事更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
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
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
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畧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
之方務彰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
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
其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
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
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

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有二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湯蹈火之

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
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
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
全無賞資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
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
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
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
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
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太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
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
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

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

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

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其造辟陳奏者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

命下於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上覺公顏色顛頓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寢劇上遣醫視給葠藥少間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爲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 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
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
身體之不徒見於辭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
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卽劾奏中猶稱公
爲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於民推問之
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卽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也
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 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
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
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蔭生例當
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

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

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之學爲較純矣